



银杏树下

□郑桂云

银杏叶黄了，美不胜收。游人们驱车前往银杏林，一睹风采，这样的热闹我自然也不想错过。

趁着没课，我兴致勃勃带上小女儿探寻美景。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们，悠闲地漫步在暖阳下的银杏林。

一排排银杏，挺拔如士兵，默默守护着瓷都。远远望去，树叶颜色各异，有的绿，有的黄，有的红，有的半绿半黄，有的半黄半红……更多的是金灿灿的颜色，直晃人眼。人在银杏树下走，仿佛置身于斑斓画卷，又如同漫步于梦幻城堡，好不惬意。

“妈妈，我要去捡落叶了！”女儿一路欢蹦乱跳，弯腰拾地上的落叶，阳光透过树的缝隙，化作点点碎金，散落在她身上。

我抬头望去，“呼呼……”风掠过银杏树，吹跑片片叶子，飘荡的银杏叶像调皮的孩子，笑啊跳啊，唱啊闹的，在空中翩翩起舞，而后缓缓坠落地上，为大地编织一条金黄色的地毯。走上“地毯”，叶子就簌簌作响，像在演奏美妙的交响曲，那声音时而轻快，时而舒缓。

女儿小脚丫不停踩着落叶，她还时不时用手捧起一把银杏叶，用力朝我面前一撒，她活泼万分，好似一只欢快的雀儿。“咔嚓”，我赶紧用手机定格这美好的瞬间。

恍惚忆起童年时，我跟着大人在老家门口扫落叶。那一树一树的银杏叶，“哗啦哗啦”作响，如漫天金雪，沙沙飘落，铺满大地。我一个劲儿摇着银杏树，渴望再来一场更美更壮观的“银杏雨”。大人瞧见后，气得直瞪眼，但没真动气，只是摇摇头，由着我尽兴。

想到这里，我俯身加入捡落叶的行列。我和女儿一口气捡了好多银杏叶，把它们装在一个袋子里，打算制作树叶标本，定格成难忘的时光画页。仔细端

详，银杏叶呈扇形，长得小巧玲珑，既像扇子，又像小小的巴掌。就算只是一片叶子，它的颜色有时也是多样的，外缘泛着黄，由外往里，颜色慢慢变浅、变绿。凑近一闻，一股草木的气息袅袅而来，令人神清气爽。

又是一阵风袭来，一树一树的银杏叶迎风飞舞。我不由想，回首已是半生，想起伏伏中，也曾如银杏叶般热烈绽放，舞姿蹁跹，无论曾经多么绚烂，总会有落幕的时刻，但只要努力过，精彩过，人生便没有什么遗憾了。

偏爱家乡银杏叶，黄金盛宴意无穷。蓝天白云，青山远黛和眼前的金黄银杏叶互相辉映，共同勾勒出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！我们也在画中走，自然也成了画里最动人的一抹风景。



(CFP 图)

此间有根脉

□张晓斌

家乡的蓬莱山上，石壁间嵌着一尊石龙头，嘴缝里常年“吐”着清泉，这便是被一代代游子牵挂的“石泉”，是漂泊在外的乡亲们心中柔软的念想。

儿时，阿嬷牵着我的手，第一次走近这眼泉水。她的手指轻抚着被岁月打磨得光滑的龙角，柔声说：“龙嘴滑滑的，是给出远门的人摸着不伤手；泉水甜甜的，是给想家的人尝到故乡的味道。”那时的我尚不了解其中深意，只觉得石龙头憨态可掬，龙嘴微咧似笑，龙眼圆睁如生，青苔在龙鳞隙间若隐若现。

记忆里，远在新加坡的叔公每次归乡，第一件事必是让阿嬷陪着他来到石龙头前。沿途看着日新月异的故乡，他总会喃喃自语：“变了，变了。”一到石龙头前，他的眼神便会柔和下来：“只有你，还是老样子。”说罢，郑重地掏出那个磨旧的水

壶，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接水。清泉自龙头缓缓流入壶中，偶尔溅起的水花洒在手背上，他总要轻轻抹在额间，笑道：“沾沾福气。”

这时，一旁的阿嬷便会从衣袋里取出一根早已备好的红丝线，俯身为他系在壶颈。“系得牢一些，”她的手指灵活地打着结，“一路平安，水不会干。”叔公注视着那个越系越紧的结，轻声说：“这红线一系，天涯海角都牵着家呢。”

多年后，我才懂得，那根细细的红丝线，系的何止是水壶。它系住的是漂洋过海的牵挂，是怕被时光冲淡的亲情。

平日里，阿嬷隔三岔五就会来泉水边。她坐在旁边的石阶上，一边剥着花生，一边望着龙头流淌的清泉。“你叔公来信说，街口新开了一家超市，他都认不得路了，”她笑着摇头，目光却飘向

远方，“不过他说，只要这泉水还在流，咱的家就还在。”

后来我偶然在古籍中看到，这是宋代的“龙吐甘泉”之制——龙嘴外宽内窄，让泉水平稳流淌；清泉可清心润燥，是先人藏于山水的智慧。我迫不及待想与阿嬷分享这个发现，可再回乡时，阿嬷终究没有等到我讲完这个故事。

整理遗物时，我在她的木匣里发现了一小捆红丝线，每根都剪得一般长短，整齐地束在一起。原来，她一直为那个爱喝水的小叔叔准备着，年复一年。

前年，垂暮的叔公终于归来。我推着他的轮椅，听他指点着沿途风景：“这里原是茶园，那边过去是池塘……”直到石龙头映入眼帘，他才沉默下来。

他颤巍巍地伸出手，轻抚光滑的龙角，然后掏出那个更加陈旧的水壶。我默默地接过，为他接满泉水，又从怀中取出一根红丝线，学着阿嬷的样子，在壶颈系上一个牢固的结。

他看着我系红绳的手，又看看周围既熟悉又陌生的景色，湿润的眼中泛起泪光：“根还在。”

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。任世间万象更新，这龙头清泉始终如一。它流淌的不是水，是绵延不绝的根脉；壶颈上的红丝线，牵绊的是游子心中永远的故乡。

泉水依旧，如同时光里从未远去的念想，守着这方水土，守着每一个归来的游子。

他颤巍巍地伸出手，轻抚光滑的龙角，然后掏出那个更加陈旧的水壶。我默默地接过，为他接满泉水，又从怀中取出一根红丝线，学着阿嬷的样子，在壶颈系上一个牢固的结。

整理遗物时，我在她的木匣里发现了一小捆红丝线，每根都剪得一般长短，整齐地束在一起。原来，她一直为那个爱喝水的小叔叔准备着，年复一年。

前年，垂暮的叔公终于归来。我推着他的轮椅，听他指点着沿途风景：“这里原是茶园，那边过去是池塘……”直到石龙头映入眼帘，他才沉默下来。

他颤巍巍地伸出手，轻抚光滑的龙角，然后掏出那个更加陈旧的水壶。我默默地接过，为他接满泉水，又从怀中取出一根红丝线，学着阿嬷的样子，在壶颈系上一个牢固的结。

整理遗物时，我在她的木匣里发现了一小捆红丝线，每根都剪得一般长短，整齐地束在一起。原来，她一直